

第一站 · 嵐

最糟糕的是不該一開始就落後，於是註定一路上我輸慘了，他們說從翠峰到昆陽有十二公里的上坡，約四個鐘頭的路程，又說剛開始走會很累但慢慢會適應，這些對一位新手是相當遙不可及的體驗，我無知的爬著，約莫十分已吃不消，壓鎮的社長，看我這副痛苦的可憐相，好心幫我拿著厚重的大衣，然而情況只有日趨嚴重，我的脚步愈來愈沈重，呼吸愈來愈急促，整個耳旁響滿唏噓的喘氣聲，心裏喊著：我受不了，我要回家，這是什麼混帳地方，脚則不聽使喚似的，一步一步無意識的往前行，後面的社長又叫了，「放鬆步伐，否則妳

會精神崩潰，喂，不要停，彎過那兒，我們休息一會，等一下路較平，妳快大步跟上。雨下大了，泥濘山地濺溼我的球鞋，一口一口咬著平時最討厭的營養餅干，漫無思想的走著，時而想著家裏的媽媽，時而盯著自己的脚尖，我不敢往前看，深怕沒有勇敢接受下一個斜坡，蹣跚獨行在這陌生的山裏，不禁悲從中來，我頑固的不願流淚，臉上的雨水只是雨水而已。如今我已跌入無底深淵，一步比下一步跨得沒有信心，為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，愈走愈悲傷，不時自問：何苦跑到這兒活受罪？何苦？怨的，一種似雨又不像的東西斷斷續續打在我的



雨衣上，視線更加模糊，眼前東一塊白色西一塊，是那個不留心的布商落了滿地的白布，山壁樹上也粘了些棉花球，下意識裏知道她們即是我日夜盼望遇見的「雪」，可是此刻我極厭惡憎恨她們，雪越堆越厚，找尋著上山車子壓過的軌跡，辛苦的爬著，仍不放棄回家的念頭，我的意志早被踏碎，左手拉著老于，右手抓著明娟，就這樣我把自尊心一點一點灑滿地，一次次踏著他們，我被扛到昆陽；這是一場夢，一場可怕叫人喪志的惡夢，夢裏的我懦弱、無能、可悲到成為別人的負擔。

從昆陽上合歡山約三公里，快的話天黑前可以趕到，不幸這次我們脫隊，走了約五分鐘，前方白茫茫的一片，後面沒有半個人影，於是三人決定快回到昆陽和另一隊工專學生一起走，午後三點起程了。我仍是老樣子，走不了多久又喘得透不過氣，整個軀體靠兩條腿撐著，我用盡心力想拉回逃跑已遠的靈魂，又失敗，從未有的挫折感壓迫我下定決心不再折磨自己，回昆陽吧！老于氣憤的說：「現在已進退兩難，我不要凍死在這裏。」感謝這群萍水相逢的朋友，他們接過我的背包，又因為我的關係不時停下脚步，無數的安慰令我慚愧的不願面對自己，這般嬌生慣養，到這裏給爸媽丟臉。終於來到武嶺，大伙兒歡呼大叫，我擠不出笑容，為不致喪命雪地而安心，由於是下坡我們三人走得特別起勁，愈走愈快，也愈奇怪，猛一回頭，一片白霧告訴我們，他們不見了。我又急又怕，明娟較年長鎮定多，她要我們大聲齊叫「喂！你們在那裏——」「喂！你們在那裏——」霧如魔鬼般吞噬我們的呼救，我僅聽到自己顫抖的嘶喊聲。在這完全陌生的冰天雪地裏，我的大衣、背包全不在身邊，天色漸暗，萬一碰到一隻大黑熊三條小命不保，想

著想著好不委屈。最後我們回頭走，直到隱約的看到他們才定下心。到達松雪樓，喝完薑湯，我傻傻坐在椅子上等吃晚飯。

那天晚上澈夜未闔眼，頭痛異常，思緒像變形虫忽東忽西，一往前回顧早上的艱辛馬上又縮回，腦袋混亂不已，睡的是大通舖，不敢輕易翻身，要命的日光燈開整夜，聽到那香香甜甜的睡聲好羨慕。隔天早晨吃完早餐我又回床補足睡眠，大伙起程爬東峰，真慶幸沒有去因為于事後心有餘悸的告訴我，她是用四肢爬上去的，若真去了，恐怕我這輩子不能再爬山了。由於往大禹嶺的山崩未修好，所以回程走原路，那一整天我努力克服回程那五百公尺爬坡的心裏障礙，夜裏嚴重警告自己要爭氣不可靠旁人，拖著老命也要爬回家。

一大早，大地一片銀白，無數個眼睛在地面上眨呀眨的，好刺眼。凍了整個冬天的老樹在微風裏抖落身上的綿球，顯得格外翠綠，我痴痴凝視松雪樓前那棵似守護神的大樹，總想習得他的默然與淡泊，湛藍的天空映得大地一塵不染，視野變清澈了，我以「不復返」的心態仔細回味曾經走過的每個角落，小心將他們領入記憶寶盒，凡踏下的每一脚印，除了時間的投入，尚須超我的勇氣，及伙伴們耐心、愛心的支持，我深深的吸口氣，抓一把雪往口裏塞吃粒酸梅，仰望上天，笑了，耳際飛過那聲音——喂！你們在那裏——可愛的雪人再見啦！溫暖的紅豆湯再見啦。容我在這裏謝謝拉我上山的雅琳、老于、明娟，為我拿厚重大衣的社長。為我拿背包的陌生朋友，為我……，面對這群豪放、熱情屬山的孩子，我要更加堅強。

每人都有理想，而合歡山便是我奔向理想的第一站。